

師大台灣史學報 No. 16-17

2024年2月29日出刊

BULLETIN OF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NTNU

TAIWAN

巴蘭德（Max von Brandt，1835–1920）
《東亞政事三載：1894-1897》
（Drei Jahre Ostasiatischen Politik,
1894-1897）記載的〈台灣民主國獨立宣言〉

吳冠緯

巴蘭德 (Max von Brandt , 1835–1920)

《東亞政事三載：1894-1897》

(Drei Jahre Ostasiatischen Politik, 1894-1897)

記載的〈台灣民主國獨立宣言〉

吳冠緯*

隨著海內外臺灣史研究的學科建制日趨成熟，不僅是就英文、日文、荷蘭文的歷史文件投入文獻考據，甚至是葡萄牙文、法文、德文的文物史料研究亦有零星發表研究。在國際競爭時期的臺灣，不僅曾是島上殖民政權，就連為東亞地緣政治布局的歐陸國家，也曾留下其歷史軌跡。巴蘭德 (Max von Brandt , 1835–1920) 為德意志帝國出身的外交人員，不僅是十九世紀中日近代關係史的重要人物，也是隔岸見證臺灣民主國建立的外交官。

其作《東亞政事三載》中記載臺灣民主國的起滅，儘管僅視為中日戰事的歷史一斑，也將臺灣視為近代東亞地緣政治的插曲，但其短短幾頁篇幅也大略筆墨德意志觀點下的臺灣史。本篇就《東亞政事三載》中記載的臺灣民主國略譯介紹，旨就管窺德意志對臺灣政事發展之觀察；且隨著近代德文歷史文獻的公開數位化，得以進一步梳理德意志在近代國家發展中與臺灣史的共振，藉此提供更多的歷史細節作為不同語言的歷史書寫下互相參照。

1895 年 5 月，由於史稱中日第一次戰爭及其後續條約簽署所帶來的東亞政治局勢變化，其中相應的是臺灣仕紳官員號召島內外的政治運動——臺灣民主國的成立。儘管隨著國際跟內部局勢的條地變動，臺灣民主國僅存乎百日有餘，然如此自訂為共和建國之訴求——無論應合的島內外政治議程及其論述為何——有其重要的史學意義之顯著特質。

* 德國波鴻魯爾大學東亞學系博士生。

可惜的是，臺灣民主國的「建國宣言」中文原稿似已失迭，惟有外電譯文留存乎外交人員的著作之中。以 1981 年吳密察先生〈一八九五年「台灣民主國」的成立經過〉¹一文，該「建國宣言」的英文翻譯出自於禮密臣（James Wheeler Davidson, 1872–1933），據為時任戰爭特派記者所報導在《北華捷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而後收錄於其 1903 年著作《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其德文翻譯則見諸於巴蘭德（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 簡寫 Max von Brandt 1835–1920）1897 年著作《東亞政事三載：1894 至 1897 年間中日戰爭及其後續歷史之紀載》（Drei Jahre ostasiatischer Politik 1894 – 1897.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japanischen Krieges und seiner Folge，下稱《東亞政事三載》）以及韋氏（Albrecht Wirth）1898 年出版《至 1898 年初之臺灣史》（Geschichte Formosas bis Anfang 1898）²等。

上述禮密臣以及韋氏著作已有中文翻譯，惟巴蘭德《東亞政事三載》尚未有完整的中文介紹。本文擬就巴蘭德《東亞政事三載》及其就臺灣民主國之敘述，略作介紹。

巴蘭德其人其事及《東亞政事三載》

巴蘭德是德意志帝國東亞事務的外交官，曾任駐日代表與駐華代表。1835 年 10 月 8 日出生於柏林。1860 至 1861 年間，隨普魯士東亞遠征團並且擔任團長艾林波公爵（Philipp Friedrich Karl Alexander Botho Graf zu Eulenburg, 1847–1921）隨從專員，之後出任北德意志聯邦總領事（Generalkonsul des Norddeutschen Bundes）並於 1872 年赴派任日本公使，於 1875 年至 1893 年間轉赴任清國公使。擔任外交人員期間推動東亞經貿事務不遺餘力，曾於 1882 年與 1883 年間促與韓國簽訂通商修好協議，並且促使德意志對華貿易事務，例如德意志蒸氣郵輪對華航線

¹ 參照吳密察，〈一八九五年「台灣民主國」的成立經過〉，《臺大歷史學報》8（1981 年 12 月），頁 105，註 116：James Wheeler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 Tea, camphor, sugar, gold, coal, sulphur, economical plants, and other produ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 co, 1903), pp.279-280，中譯版為禮密臣／達飛聲（James Wheeler Davidson）著，陳正三譯，《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4）。（下稱禮版）。Albercht Wirtth, *Geschichte Formosas bis Anfang 1898* (Bonn: Carl Georgi, 1898) 的中譯則更早收錄於臺灣銀行（金融）經濟研究室編輯出版的《臺灣經濟史六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研究叢刊第 54 種，1957），頁 1-84，由周學普先生翻譯為《臺灣之歷史》。

² Albercht Wirtth, *Geschichte Formosas bis Anfang 1898* (Bonn: Carl Georgi, 1898)，pp. 151-153. 此段大抵逐字抄錄《東亞政事三載》98 至 101 頁。周文為略譯。

(Deutsche Postdampferlinie nach China) 以及德華銀行 (Deutsch-Asiatischen Bank) 的設立。

由於多年擔任駐北京外交使節團團長，對東亞政治經濟與文化歷史相當熟悉，於 1873 與 1874 年間擔任德意志東洋文化研究協會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オーアゲー・ドイツ東洋文化研究協会) 創會主席。除了外交建樹外，長年豐富的東亞經驗亦使得巴蘭德出版著作等身，重要著作簡列如下 (依照出版年代排序)：³

- *Aus dem Lande des Zopfes. Plaudereien eines alten Chinesen.* (Leipzig: Verlag von Georg Wigand, 1894). (來自辮子國：中國老者的閒話)
- *Sittenbilder aus China: Mädchen und Frauen. Ein Beitrag zur Kenntnis des Chinesischen Volkes.* (Stuttgart: Strecker & Moser, 1895). (中國倫常之圖像：少女與女子—認識中國百姓之見)
- *Ostasiatische Fragen: China, Japan, Korea. Altes und Neues.* (Berlin, Gebrüder Paetel, 1897). (東亞問題：中日韓之新舊)
- *Drei Jahre ostasiatischer Politik 1894–1897.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japanischen Krieges und seiner Folgen.* (Stuttgart: Strecker & Moser, 1897). (東亞政事三載：1894 至 1897 年間中日戰爭及其後續歷史之紀載)
- *Die chinesische Philosophie und der Staats-Konfuzianismus.* (Stuttgart: Strecker & Moser, 1898). (中國哲學與國家儒學)
- *Zeitfragen: die Krisis in Südafrika, China. Commercial und politisches Kolonial-Fragen.* (Berlin: Paetel, 1900). (時代之問：南非與中國之危機、經貿與政治殖民的問題)
- *Dreiunddreißig Jahre in Ost-Asien, Erinnerungen eines deutschen Diplomaten. (3 Banden).* (Verlag von Georg Wigand, 1901). (東亞三十年，南非與中國之危機、經貿與政治殖民的問題)

³ 巴蘭德的生平與著作，參照 Wolfgang Franke, "Max von Brandt"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2 (1955), S. 531 [Online-Version], URL: <https://www.deutsche-biographie.de/pnd118934759.html#ndbcontent>; "Max von Brandt" in: OAG –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Tokyo), URL: <https://oag.jp/people/max-von-brandt/>; Rolf-Harald Wippich, *Strich mit Mütze: Max von Brandt und Japan Diplomat, Publizist, Propagandist.* (Tokyo: OAG, 1996) [Online-Version], URL: <https://oag.jp/books/strich-mit-muetze-max-von-brandt-und-japan-diplomat-publizist-propagandist/>.

- *Die Zukunft Ostasiens.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und zum Verständnis der ostasiatischen Frage.* (Stuttgart: Strecker & Moser, 1903). (東亞之未來：就歷史與東亞問題認識之見)
- *Der Chinese in der Öffentlichkeit und der Familie wie er sich selbst sieht und schildert. In 82 Zeichnungen nach chinesischen Originalen.* (Berlin: Dietrich Reimer (Ernst Vohsen), 1911). (中國公共領域與家庭中如何自立自保，且就中國起源的八十二張素描論起)

巴蘭德《東亞政事三載》於 1897 年由德國斯圖加特的 Strecker & Moser 出版。書名次標題既揭示其書內容為記載第一次中日戰爭的新聞剪影。就其前言所示：⁴

本書文獻來源乃主要取自中日之外文報章。就日本，尤以《日本郵報》(The Japan Mail)；就中國，尤以《北華捷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華洋通聞》(The Celestial Empire)、及《德文新報》(Ostasiatische Lloyd)；以及就韓國出版的《韓國學彙報》(Korean Repository)、《新聞紙》(London und China Telegraph)，亦如《京報譯介》(Translation of the Beijing Gazette)等，為周知之文獻來源。再者，就作業空間有限，故就美國及其他列強公開的外交文件，諸如此年間德法英等國的報章雜誌、武官的戰事通報等，為如此書面出版與口語通報訊息所用之。

《東亞政事三載》中記載的臺灣民主國

《東亞政事三載》第三部〈中日關係——直至中日貿易條約欽定交換〉(Chinesisch-japanische Beziehung. Bis zum Austausch der Ratifikationen des chinesisch-japanische Handlungsvertrag)，記載臺灣民主國的成立，中文略譯如下：⁵

⁴ Max von Brandt, *Drei Jahre ostasiatischer Politik 1894–1897*, pp. III-IV. 《東亞政事三載》出版於 1897 年。儘管 1895 年臺灣民主國建國亦有德文報章刊載，但就「建國宣言」的電報書信及戰事記載而言，禮密臣就其《北華捷報》報導，在較晚出版的 1903 年《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中，內容有比較多細節著墨。《東亞政事三載》於前言也註明引述《北華捷報》等報導，是否大幅參考禮密臣《北華捷報》之報導，則需要進一步比對。

⁵ Max von Brandt, *Drei Jahre ostasiatischer Politik 1894–1897*, pp.98-106. 《東亞政事三載》記載臺灣民主國運動的相關文件與電報書信並未註記引述報章之詳細出處。

福爾摩沙雖非順宜之境，然日人三月二十四日仍以不費之力奪取澎湖 (Pescadores) 群島。然福爾摩沙既非排除在停戰之外，且係下關講和條約割讓予日本之消息，已在據稱十萬諸民中傳播開來。如此消息不得不使得中國駐軍如此騷動—或許是人為使之—卻無疑如此興高激烈。本島中部客家主要駐守的丘逢甲，乃率首官民武裝抗日來軍。閩粵駐軍匯首集聚，而張之洞除高額金援外，乃遣別名 Chien qui toud 的陳季同將軍—前駐柏林武官、後任駐巴黎公使秘書及代辦，蒙第翁 (Foucault de Mondion) 之同僚—擔任福爾摩沙當局的諮議。五月十六日臺北府，巡撫乃任主席召集官員仕紳頭人等，決議本島獨立以對抗日人，並接以各處為之臺民布告：

「中國受日所辱，而中國人應為此憤慨。就此，只要日人侵犯登陸，爾等文人全民乃應團結抗日。而任何憫情日人者，則應擊以戮之。福爾摩沙全民布告之。」

五月二十四日，⁶ 先前為巡撫的唐景崧以大總統身分宣示福爾摩沙為獨立共和國；先前為黑旗軍首領的劉永福擔任軍領將首，而陳季同任外務大臣並將新共和建國的消息布告給國外列強。就此，唯有法國為此宣告有所回應，表示當下片刻雖並不承認共和國，但隨之期許善意的後續消息。新共和國旗為藍地黃虎旗，且新立國的印璽乃刻之：臺灣民主國大總統大璽。同時也倏地指定議會的建築場所。

共和建國百姓布告的正式宣言，如示：

「日人如此辱示中國，係以吾等福爾摩沙一帶征併，且就福爾摩沙百姓乞求王座之門，為徒勞無功者。如今吾等聽聞，吾等常視日人為奴寇，且日奴乃將臨會之。孰為忍之，吾等家園牧畜之國，淪為蠻族野人之地；然孰不為忍之，吾等與之較庠弱其時，確以不復如此。周於列強為持以晤談為之，示以係若列強得以支持之，福爾摩沙百姓首以建國獨立為之。」

而此吾等，福爾摩沙百姓，堅定不移、寧死不向外敵屈事；且吾等共議所決，福爾摩沙全島立為共和國，亦此，吾等國務序然章法為之，乃基於吾等百姓、公選官職所評議乃決。然而，為此事業，是以抵禦日人進攻，亦如是以新政組織，一人須為最高領導、乃全底權威為吾等家園之平和衛

⁶ 禮版為「五月二十三日」。參照 James Wheeler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 Tea, camphor, sugar, gold, coal, sulphur, economical plants, and other productions*, p. 279.

全，故吾等乃就長年感為巡撫將首唐景崧之欽德望重，乃議決其職為共和國大總統。

國是印璽乃以刻正，且於五月二十五日⁷ 公開敬授自福爾摩沙顯貴達仕及全體百姓。且於旭日之時，吾等皆然，顯貴庶謫、農佃商賈、仕民工匠，集於籌防局肅嚴以立業。刻以不復遲輒誤道，澄以全福爾摩沙之紀。

（下為紅印）

全福爾摩沙 宣諭」

大總統唐景崧向其任命的知府知縣布告電報如下⁸：

「日本要求中國割讓福爾摩沙，遭到島民反對。吾等反覆請求陛下爾重新考量與日條約，然而吾等亦不時受王權拒之。百姓誓忠王朝，誓死抗日。自吾人受陛下爾所命回返大陸後，在此存亡之際，百姓與仕紳竟授吾人印璽及勳章，任為新臺灣民主國（Republik von Formosa）總統，如此之言刻於印璽之上。且民主國之旗幟在旁，以金邊藍色所示。吾人勉予同意任為民主國總統，直至第二次百姓選舉，且同時承認中國皇帝之宗主，藉此維繫民主國為中國之朝貢國關係。吾等且正議論，呼求外援與國家基礎之重組。在此亂世，吾人別無他法，唯能受百姓選舉所託；且如今將上述所聞，以電報佈告吾人同僚與歐美列強。吾等何以長期抵禦外敵，就如今景況係難以預料；然而吾人誠以希冀爾能憐憫吾等，且力所及處支持吾等。署名：唐景崧。」

期間日人步步進逼，佔領割讓之島嶼；六月三日輕舉拿下基隆，而其船艘現於臺北府港地滬尾之前。騷亂失序爆發，中國軍隊搜刮其同胞店家人民宅，亦如政府軍火庫與車坊，火藥坊灰飛煙滅；部分軍員則隨軍士官仕，登上外籍救援船，而有些竟向難民船艘駁火。滬尾礮臺其佔軍竟向德籍輪船鴨打號（Arthur）駁火，民主國行政軍官陳季同將軍與約莫兩千五百軍員正搭此船逃難；而大總統則於萬年號（Kwongnao）獲救，該船於六月七日在德國炮艦雞貂號（SMS Iltis）幾發炮擊下沉沒。結果同樣地，臺灣民主國在福爾摩沙北部的勢力，亦如日清戰爭中中國軍隊般，以如此荒謬的方

⁷ 禮版為「五月出二日己時（陽曆 5 月 25 日上午 9 點）」。參照 James Wheeler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 Tea, camphor, sugar, gold, coal, sulphur, economical plants, and other productions*, p. 280.

⁸ 禮版為「致電中國帝國各省督撫」。同上註，頁 280。

式擊沉了。在福爾摩沙南方，水土條件對日人健康不利，係比起北部抵抗而言，使得延長的戰役增添更複雜之事。

即使唐景崧大總統任期如此之短，在南部亦有顯赫人物，尤以文人丘逢甲與劉永福受此要求，自打狗到臺南府採取保衛城市之舉；如此之舉，使其獲得副官職位。自唐景崧擇之逃難後，所謂的議會選舉乃使劉永福接任領導民主國之職，並成立財政委員會並徵收新稅、人頭稅、自願稅（自願的強制融貸）、以及對所有現存財產收取價值百分之五的戰爭稅；七名參議員所組成的執委會，乃由主席丘逢甲與劉永福任第一任與第二任大總統，且每日主持會議並布告之；自本島驅逐日人且恢復平和後，應建設鐵路、開採礦業、鼓勵商貿。毫無疑究，其一切努力均獲大陸當局之殷切支持，尤以張之洞與福建總督藉之派遣人員、武器與金援等。⁹ 正如劉永福及其隨員不斷所強調之，獨立發展的政府並不意味著福爾摩沙與中國之分離，而是福爾摩沙與中國手把手的「雙子之山」向著共同目標攜手合作。惟戰勝日本之後，福爾摩沙將回祖國之統治。

七月四日，劉永福獲海軍中將樺山資紀之書信，其中要求其投降之。就北部乃已淨之，而所有反抗無法指望獲其支持下實然徒勞。劉永福雖廣為勇武之人所知，但其所作為卻是違反國際法規定及其自家皇帝所令。倘若劉永福其已想要服令，如此海軍中將備其全體軍員補償榮譽且遣送回大陸，亦如其就八千名福爾摩沙北部的中國軍員如此。劉永福據稱在七月六日早已答覆，然就其九月藉廈門轉到海軍大將的手中：¹⁰

「劉永福將軍，乃福爾摩沙軍務部長與軍事長官，先任福建且今福爾摩沙總司令，向日本總督樺山閣下提出答覆：

吾人已獲閣下來信，亦為此表達謝意。就閣下之信，吾人感到諸多不明之處，但吾人會在他處向閣下解釋。

中國皇帝自繼百年皇朝，一直保持皇土內百姓行之所善，也維繫與他國友誼之關係。比其先祖，吾皇乃致而甚之，為皇土百姓所善且維繫諸國和平。吾皇難道非以鞏固友邦關係，而遣使各國？貴國日本，位於亞洲為吾鄰國，比起他國與吾國關係，應愈密切。倘若吾等緊密相聯，兩國之勢乃愈加之。然而，貴國卻非如此所想，而是無故向吾國宣戰。吾國雖有諸

⁹ 禮版未記載此段劉永福統治下的稅務經濟政策。

¹⁰ 禮版未記載此段書信。

多勇武軍員，必為吾皇一戰，手執兵器待君而來。然吾軍有少許軍員卻無以把握契機，因此接連喪失牙山、平壤、旅順、威海衛等。如此戰役因吾等軍員且未喪志而難以敗軍說之，而部分吾等軍員實未因勢導法而攻擊之。儘管閣下認為並非如此也必須承認，儘管所有日本軍員參戰，卻也無法深入吾國內地。

戰事四月，承吾皇良善不願其軍民受苦下，不得不宣告議和。

吾人雖為人臣受此命令，然為保衛福爾摩沙須與百姓休戚與共。

閣下信中說吾人違抗吾皇所令，此乃吾人無法理解之處。吾人亦無法理解之，福爾摩沙及其全島何以吾皇令下令降予日本，而其代表李經方係以名正言順移交閣下。倘若一切為真，係吾皇為何未通知吾人，反而李經方乃至基隆，卻未至臺南通知吾人？

吾人試問，是否自古以來非有如此禮習，係受皇帝之命保衛疆域抵禦外侮，直至受皇帝之令移防他處？閣下貴為軍隊總督與軍事長官，為此有何想法？難道吾人有所誤之？

吾人今聞北部訊息，閣下軍隊紀律罔顧，燒殺姦掠。為此，臺南府百姓相當憤切。

在中國律法下百姓誠心服從統領之意，乃匯集吾人周遭尋求護衛。

如此即是百姓與吾人之感受。且吾人為軍務部長與軍事長官，代表吾皇及服從其所令，必須保衛皇土百姓直至方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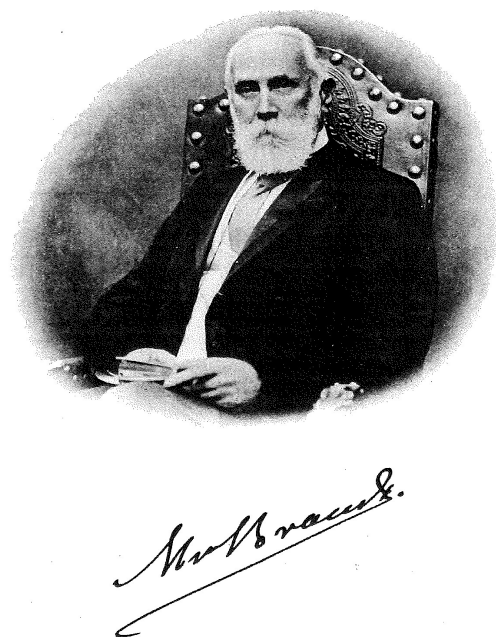
故吾人向閣下開誠布公，如此表達吾人所願所志。

閣下如能感同身受百姓之處境，如吾人向閣下清楚表達吾人之立場。吾人乃欣然所致之。如此可有幸所為吾人答覆閣下之書信否？」

劉永福最初麾下應約莫三萬官民，其中約有四千為其黑旗軍舊部；最後戰事終了，其軍數目經傷亡逸失，則總數約莫不到一萬兩千名。就支付工資酬報而論，僅有海關稅務所得可應付之。紙幣乃以面額一元、五元、與十元發行之；最初乃現金交易，亦可由郵政服務如郵戳與郵票等強制支付引入而應付之。爾後要方（Verschreibung）取代紙幣，原諾和戰後，會以一元紙幣對五元要方兌換之，然最後係以離本島者每徵稅二至六元。如此徵收數目可觀。且就洋人留待本島期間如是所聞，劉永福乃將徵收為軍務所用，而普遍評價其為人殷實。

而日人緩緩堅毅之推進，亦使劉永福意志消沉。十月十日，其藉英國領事之斡旋，於澎湖派信送至海軍上將樺山手中。其信之訴求，倘若福爾摩沙百姓如能善加處置且免於受罰之傷害，且其與一千同僚得以榮歸大陸，則全島投降之。然倘若《時事新報》刊之日軍駐福爾摩沙南部司令官，高島鞆之助其回信屬實，劉永福其訴然無禮駁之。其所訴求則無所傍依，屈於榮譽與否而降之，亦無視其另訴求。就英國領事、英國炮艦皮克號(Pique)艦長以及其他洋人斡旋下，如此甚之交涉卻仍未果。十月十九日，劉永福自福爾摩沙消失。¹¹

乃至一八九五年十月，日人已無受正規軍抵抗滋擾下佔領本島。然就氣候、百姓難教、及其自組織之缺失，乃甚之尚未克服重大困難。過往二年，估甚兩萬五千名死亡之損失，然此並非屬本戰事所述。



圖一 巴蘭德肖像

資料來源：取自 Max von Brandt, *Dreiunddreißig Jahre in Ost-Asien, Erinnerungen eines deutschen Diplomaten. Band I* (Leipzig: Georg Wigand, 1901). 《東亞三十年，南非與中國之危機、經貿與政治殖民的問題》，第一冊，前封頁。

¹¹ 禮版記載為「十月十八日」。參照 James Wheeler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 Tea, camphor, sugar, gold, coal, sulphur, economical plants, and other productions*, p. 363.



圖二 《東亞政事三載》封面

資料來源：取自 Max von Brandt, *Drei Jahre ostasiatischer Politik 1894-1897*. 《東亞政事三載》

參考文獻

吳密察

1981 〈一八九五年「台灣民主國」的成立經過〉，《臺大歷史學報》8：83-108。

禮密臣、達飛聲 (James Wheeler Davidson) 著，陳正三譯

2014 《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韋氏 (Albercht Wirth) 著，周學普譯

1957 〈臺灣之歷史〉，收於《台灣經濟史六集》，頁 1-84。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研究叢刊第 54 種。

オーアゲー・ドイツ東洋文化研究協会 (OAG)

"Max von Brandt" in: OAG –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Tokyo), URL: <https://oag.jp/people/max-von-brandt/>.

Davidson, James Wheeler

1903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 Tea, camphor, sugar, gold, coal, sulphur, economical plants, and other produ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 co.

Franke, Wolfgang

"Max von Brandt"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2 (1955), S. 531 [Online-Version], URL: <https://www.deutsche-biographie.de/pnd118934759.html#ndbcontent>.

Max von Brandt

Drei Jahre ostasiatischer Politik 1894–1897. (Stuttgart: Strecker & Moser, 1897).

Wippich, Rolf-Harald

1996 *Strich mit Mütze: Max von Brandt und Japan Diplomat, Publizist, Propagandist.* Tokyo: OAG.

Wirth, Albrecht

1898 *Geschichte Formosas bis Anfang 1898.* Bonn: Carl Georgi.

